



2786  
7





門 21  
號 2786  
卷 7

第二十七回

渡黃河叛臣因授首 進鳩酒狹路巧相逢

却說李應眾好漢棄了飲馬川整旅南還行到黃河

渡口此是南北交界之處北岸邊金朝扎下一個營

寨有大將烏祿與前日放過金兵的叛臣汪豹鎮守

李應也安了營商議道烏祿汪豹領五千兵在此又

無船隻可渡必須破了地方好過去呼延灼王進道

那汪豹賊子輸誠晉國使二帝蒙塵汴京失陷是個

罪魁今日遇着恨不吞食其肉我二人就去打寨李

元人遺本

昭和十年  
二月十六日  
購求



應道：「江豹不打緊，有烏祿在彼，不可輕敵，須要小心。」  
我自領兵接應，呼延灼王進領五百兵前進，却說烏  
祿正在軍中商議道：「那飲馬川草寇棄了巢穴，逃回  
南去，我這裏不提去。」大元帥處請功，等到幾時，江豹  
道：「歸師莫掩，窮寇勿追。」孤軍到這裏，利在速戰。我  
這裏深溝高壘，不與交鋒，必然糧盡力疲，速發文書  
去撻元帥處，再請兵來首尾夾攻，自可一鼓而擒烏  
祿。依言傳令守住寨門，不許出戰。就差夜不收二名  
齎文書去請兵，不題。王進呼延灼前隊到了，見那寨

門緊閉，排滿鹿角蒺藜，甚是堅固，攻打不開。李應引  
衆好漢一同到來，隨你百般搦戰，只不出來，無計可  
施，只得回營。燕青道：「他有五千兵，不來出戰，不是怕  
我們，必然有計待我師老糧盡，去請大兵來夾攻。我  
這孤軍沒有救應，如何是好？」可差探事的四處巡緝，  
若有去請兵的，拿來自，有計策。李應就差蔡慶、杜興、  
領嘍囉巡哨，不上半日，拿到烏祿的夜不收二名，搜  
出請兵文書，李應叫拿去飲了。呼延灼却有些認得，  
叫轉來問是那裏人。那夜不收大叫道：「呼將軍小的。」



就是將軍部下前日汪豹獻了隘口沒奈何歸順了呼延灼道那烏祿怎不出戰緊守寨門夜不收道烏祿就要出戰是汪豹阻住教請兵來夾攻燕青好言安慰道你兩個若肯歸順不難不殺還有重賞夜不收跪着垂淚道小的是東京人有父母妻子在家被汪豹留住回去不得將軍肯饒性命赴湯蹈火亦所不辭燕青叫取酒食壓驚留住營中對李應道大名府往返也須五日到第六日我有一計可破烏祿只是也要謹守晚間防他來劫寨到第六日燕青摸出個夾來道如今又要用這東西了前日破了皂鵬旗剝得衣帽在此喚楊林樊瑞杜興蔡慶打扮做家丁我原辦金營將官教了夜不收言語我們先去這裏選四員大將領一千兵攻打他自然出戰我在裏面放起火來方可破他燕青說罷同了夜不收到烏祿營中先稟道捷元帥不肯發兵原批帶回差一位爺在這裏燕青上前與烏祿行了禮把木夾照驗打話說道捷元帥說這裏有五千兵馬難道幾個草寇勦不得又稟請兵烏祿道咱原要出戰被汪豹阻擋燕青



富友問

道元帥又說汪豹是南朝人不肯出戰恐有貳心若  
再推阻竟以軍法從事斬首號令汪豹在傍眼睜睜  
看他兩個說話因憐不出語言無可分辨忽報到寨  
前有四員大將耀武揚威在那裏大罵烏祿喚取披  
掛來綽鎗上馬開營出戰汪豹諫道大兵未到不可  
出戰烏祿大怒叱道無能小輩聽了你幾乎壞事你  
若不肯出戰先斬首級汪豹沒奈何也只得持刀同  
出兩陣對貫呼延灼見了汪豹怒從心起舞雙鞭竟  
打過來汪豹把刀接住鬪了十來合烏祿見汪豹力

怯自挺鎗出馬關勝敵住也鬪上三十合凌振放起  
號砲燕青樊瑞在寨裏放起火來楊林杜興拔刀亂  
殺烏祿見寨中火起撥轉馬頭回到寨邊楊林杜興  
蔡慶燕青樊瑞一齊殺出烏祿拍馬落荒逃去汪豹  
心慌也思量走脫呼延灼趕上一鞭落馬小嘍囉綁  
縛了那烏祿的兵死的死逃的逃盡皆星散無人攔  
阻只是黃河濁浪滔天無船可渡夜不收稟道汜裏  
暗藏三百隻大船可以渡得李應大喜遂拔寨到船  
邊把家眷輜重裝載在船然後把兵馬一同渡過頂



傳履飛  
老種經畧  
相公至此  
結局

刻到了南岸黎陽城中也有宋兵把守却是王進標  
下接進城中王進聞得老種經畧相公一月之前身  
故不勝悽切李應取三百兩銀子賞了兩個夜不收  
教他回去燕青道偶然拾得這木夾弩了三件大功  
勞呼延灼道若無兄弟你這副大膽會講各處鄉談  
也做不來叫帶過江豹罵道你這逆賊朝廷差我們  
十員將官來守黃河渡口楊劉村是第一個緊要處  
處你怎麼背國私降引金兵過河斷送了宋朝二百  
年社稷山河使兩朝龍駕沒陷沙漠害了數百萬生

靈

靈你思量貪圖官爵蔭子封妻怎想也有今日我爲  
朝廷正典爲天下伸冤命立一旗竿在百步之外把  
江豹弔上去喚軍士亂箭射死下面設酒慶賀不消  
半刻江豹身上箭如蠟毛放下來把肉割碎喂狗衆  
頭領盡皆歡暢話說李應仍將兵馬撥爲三隊往河  
南進發李應道煩戴院長先去東京探個消息好投  
宗留守戴宗領命去了一路無話行了幾日到了中  
牟縣人民逃散只剩一個空城李應道且屯在城裏  
候戴院長回來再定行止遂進城扎下其時兵戈之

宗先去  
童員來便  
無一人認  
得聞處須  
看其結構



後四野蕭條，荆榛滿地，行人稀少，豺虎成羣，等了兩  
三日不見戴宗回來，燕青楊林呼延鈺徐晟跟十數  
個兵，彈弓弩箭去野外打鳥雀，頭要到日色平西，帶  
了些野味回來，見大路上兩乘車子，坐着四個人，都  
是方巾便服，後面馬上騎着一個軍官，背着勅命，有  
兩三擔行李，腳夫挑着，逶迤行來，燕青見了，尋思道：  
那車子上坐的兩個人，有些面善，一時想不起馬上  
軍官背着勅命，想是流貶的官兒，也不放在心上，不  
上半里之遙，又見十名軍漢，都帶腰刀弓箭，提着朴  
刀走來，為頭的見了燕青，叫道：小乙哥，你怎的在這  
裏？燕青看時，却是東京城內盧二員外的隣舍，叫做  
葉茂，是開封府內的馬頭軍，燕青也叫道：葉大哥，到  
那裏去？葉茂道：晦氣，要走八千多里路哩。燕青道：怎  
走這遠路？是何勾當？葉茂道：總為這幾個害人精，你  
道前面車子上坐的四個人，是其麼人？說出來，神驚鬼  
怕。燕青道：又來取笑，那四個人方纔我見，滿臉的晦  
氣，色怎恁地了得？端的甚麼人？葉茂笑道：便是寫謹  
具。帖子送宋朝天下與金國那班大臣，燕青喫了一



驚問道、敢是蔡京、高俅、童貫、這年紀少些的、又是那  
個這幾個人、汴京未破時、早已流貶爲甚、今日還在  
這裏、葉茂道、那便是蔡京兒子學士蔡攸、你不曉得、  
汴京未破時、太學生陳東、劾奏六賊、誤國殃民、奉旨  
盡皆謫貶、分兩起押解、一起是王黼、楊戩、梁師成、到  
雍丘驛、被宦家刺殺了、已是清帳、那一起是這四個、  
畢竟蔡京陰猾、見金兵攻打汴京危急、賄買了押差  
官、寬縱了、隱匿鄉村、在那裏觀望、又唆投順金朝、做  
官兵戈擾亂、沒處查考、康王正位之後、李綱爲宰相、  
嚴查起來、儋州知會、從不見到有仇家首報、捱緝出  
來、把前番押差官問罪、又差我本官押解、點我們護  
送、因杞縣那一帶有土賊、不好走、在這裏、遶轉來、燕  
青道前面、到何處安歇、葉茂道、打點到中牟縣城裏、  
聞有兵馬屯扎、且再行去看、燕青道、縣裏的兵馬、是  
我的相好弟兄、宿歇不妨、久不會見面、尋杯酒兒、叙叙  
舊情、兩個一頭說、一頭走到了城邊、葉茂趕到押差  
官馬前、說道、前邊並無宿店、中牟縣內、雖有兵馬、却  
有相識在內、可以安歇、押差官便叫進去、尋一所空



房住下楊林呼延鈺徐放雖見燕青與葉茂打話却不關心不知說甚麼燕青走來與眾人說道偶然遇着四位大貴人須擺個筵席待他李應道又是什麼大貴人燕青笑道這四位貴人平日有恩惠在我們面上今狹路相逢不可怠慢便將蔡京父子高俅童貫責貶儋州我已請到城內了眾人一齊道真是難得相逢每人賞他一刀便了擺甚筵席燕青道若是一刀有甚趣味須要慢慢消遣他如此如此纔妙眾人依言燕青遂同楊林樊瑞蔡慶杜興到押差官

寓所見蔡京等四人立着閒談燕青拱手道李將軍聞得蔡太師學士高太尉童樞密在此旅邸蕭條特備小酌遣某等來迎請蔡京等愕然道那位李將軍承這盛情我等羈旅之人不便過擾辭了罷葉茂見燕青來請便對押差官道這個便是隣舍李將軍想是他相識燕青道敝友極是世情的就屈台駕同往押差官道李將軍敢和太師有舊是何官職燕青道正是極蒙太師樞密擡舉的一去便知蔡京尋思道想是門生故吏世態炎涼還有這存厚道的人押差



官獵撥遂一同起身燕青使杜興先去通報李應把  
 隊伍擺列得十分嚴肅都是弓上弦刀出鞘衙廳上  
 燈燭輝煌擺設盛席眾好漢結束齊整立在兩邊見  
 蔡京到了動起軍中鼓樂來李應降階相迎遂至廳  
 上逐位分賓主見了禮即送蔡京等四人和那差官  
 上坐蔡攸因父親在上謙避東邊第一位眾好漢依  
 次兩傍坐定酒過三巡食供兩套蔡京高俅舉口觀  
 看却不認得忍不住開言道某等放廢之人何勞盛  
 舉只是素未識荆好生不安李應笑道太師是一人

好戲打

詞嚴義正  
 似張雅陽  
 指唐高祖  
 畫像斬六  
 將時

之下萬人之上四海具瞻的雖是向日屢沐恩波但  
 不得一觀龍光高太尉童樞密會過兩三次難道便  
 忘了又飲勾多時李應道太祖皇帝一條桿棒打盡  
 四百軍州掙得萬里江山傳之列聖道君皇帝初登  
 寶位即拜太師為首相燮理陰陽掌軍國重事怎麼  
 一旦汴京失守二帝蒙塵兩河盡皆陷沒萬姓俱受  
 災殃是誰之過蔡京等聽了蹶躄不安想道請我們  
 喫酒怎說出這大帽子話來面面相覷無言可答起  
 身告別李應道雖然簡褻賤名還未通得怎好就去



喚取大杯斟上酒親捧至蔡京面前說道太師休得  
驚慌其非別人乃是梁山泊義士宋江部下撲天鳴  
李應便是承太師見愛收捕濟州獄中幸得救出在  
飲馬川屯聚殺敗金兵今領士卒去投宗留守以佐  
中興不意今日相逢請奉一盃高俅童貫蔡攸俱各  
送上蔡京等驚得魂飛魄散推辭不飲只要起身李  
應笑道我等弟兄都要奉敬一杯且請寬坐只見王  
進立起身來把白鬚一張喝道高俅我非是梁山泊  
上是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你本無賴小人學使鎗  
棒本事低微要與我先父較量一棒打翻不歸咎自  
已反要挾仇報怨害我性命幸投老種經畧相公處  
陞授兵馬指揮使今日特地與你剖明高俅頓口無  
言又見小旋風柴進出位來道我是大周柴世宗嫡  
派子孫住在滄州橫海郡小旋風柴進便是先朝賜  
有丹書鐵券安居樂業你使族弟高廉做高唐知州  
那般天錫恃了姐夫的勢把我叔父柴皇城嘔死要  
佔花園黑旋風李逵路見不平把殷太歲打死高廉  
將我監禁在獄幸得宋公明救上山寨受了招安破



方臘時曾建大功。我辭了官爵歸隱滄州。你又使高源爲滄州太守。湊着奉旨搜括金銀。高源公報私仇。要殺我全家。通倚了你的勢。如此橫行。怎生忍得高。休亦無言可對。裴宣執着雙股劍。走到筵前道。這是舊事不必提起了。軍中無以爲樂。待我舞劍以助一醉。掣出雙劍。左盤右轉。如兩條電光。繚繞映帶寒光。閃閃冷氣颼颼。盡皆喝采。舞罷彈着劍作歌道。

皇天降禍兮地裂天崩。二帝遠狩兮凜凜雪冰。  
奸臣播弄兮四海離心。今夕殄滅兮浩氣一伸。

筆下天老

蔡京四人聽得面如土色。燕青道。舞劍不如相撲。高太尉可記得。統兵到梁山泊戰敗之後。你被浪裏白跳捉上山來。宋公明設席相待。酒後我和你相撲。今日夜長無事。再和你交交手。看樊瑞道童貫你聽信。趙良嗣郭京說公孫勝會使妖法。差兵馬去二仙山捉拿。與公孫勝甚麼相干。通是我混世魔王樊瑞幹的。教你今夜認得那右邊第二位頭戴星冠。身披鶴氅的。這是公孫先生。押差官道。列位也講得勾了。夜深酒多。卽此告別。這四位是朝廷犯官。小可押解亦



不可造次。樊瑞圓睜怪眼，倒豎虎鬚道：「你這甚麼乾鳥也來講話！我老爺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這四個奸賊不要說把我一百單八個弟兄弄得五星四散，你只看那錦繡般江山都被他弄壞，遍天豺虎滿地，屍骸二百年相傳的大宋瓦礫冰消成甚麼世界！今日仇人相見，分外眼睜，難道不容我們說幾句話麼？你這乾鳥若再開口先砍你這顆狗頭，押差官嚇得渾身冷汗，那裏敢再開口？李應叫把筵席撤開，打掃潔淨，擺設香案，焚起一爐香，率領眾人望南拜了太祖武皇帝在天之靈，孛北拜了二帝，就像啓奏一般。齊聲道：「臣李應等爲國除奸，上報聖祖，列宗下消天下。臣民積憤，都行五拜三叩頭禮，禮畢，擡過一張桌子，喚請出牌位來，供在上面，却是宋公明、盧俊義、李達、林冲、楊志的五人名號，點了香燭，衆奸漢一同拜了四拜，說道：「宋公明哥哥衆位英魂在上，今夜拿得蔡京、高俅、童貫、蔡攸四個奸賊在此，生前受他謀害，今日特爲伸冤，望乞照鑒。蔡京、高俅、童貫、蔡攸盡皆跪下，哀求道：「某等自知其罪，但奉聖旨去到儋州，甘







此部虎臣  
董承叔

京破了有人在太廟裏看見太祖誓碑大臣有罪勿  
加刑戮載在第三條我今凜遵祖訓也不加兵刃只  
嘗嘗鳩酒滋味罷喚手下斟上四大碗蔡京高俅童  
貫蔡攸滿眼流淚頭篤速的再不肯接李應把手一  
麾只聽天崩地裂發了三聲大砲四五千齊聲吶  
喊如震山搖嶽兩個伏事一個扯着耳朵把鳩酒灌  
下不消半刻那蔡京等四人七竅流血死于地下眾  
好漢拍手稱快互相慶賀李應叫把屍骸拖出城外  
任從烏啄狼餐有詩為証

誤國元兇骨化塵

英雄積悶始能伸

平生不在皺眉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

却說那押差官見四人死了驚呆半晌說道列位將  
軍不差只是教我怎生去覆命李應道不妨說是梁  
山泊好漢有冤報冤處置死了喚取二十兩銀子送  
與押差官道免得你萬里跋涉押差官謝了燕青也  
取十兩銀子送與葉茂道虧你通信消了一口惡氣  
葉茂道盧二員外母子被焚可憐安人母子解到金  
營不知下落燕青道我已贖回現在這裏有勞記念



撼天震地  
的事方畢  
接着細微  
瑣事史遷  
神髓

盧成出來道葉大叔我同安人小姐想不能還家煩  
你。把。賃。下。的。一。間。房。子。退。了。有。幾。件。破。家。伙。前。日。借  
了。你。三。錢。銀。子。沒。有。還。准。折。了。罷。葉。茂。道。小。事。遂。同  
押。差。官。去。了。倏。忽。之。間。天。色。已。明。却。好。戴。宗。回。來。說  
道。宗。留。守。招。納。豪。傑。王。善。李。成。都。領。部。下。歸。順。將。一  
片。忠。肝。義。膽。人。人。撫。循。盡。願。効。力。兵。勢。甚。盛。一。連。三  
疏。請。聖。上。還。都。誰。知。被。王。伯。彥。貴。潛。善。所。邀。氣。憤。填  
胸。因。得。重。疾。臨。卒。之。時。不。及。家。事。大。呼。過。河。三。聲。嘔  
血。而。死。將。士。盡。皆。流。涕。朝。廷。差。杜。克。來。繼。任。閣。弱。無  
能。不。惜。將。士。盡。俱。解。體。重。復。散。去。了。又。聞。兀。朮。四。太  
子。領。十。萬。大。兵。要。到。建。康。杜。克。畏。懼。兵。還。未。到。棄。了  
河。南。引。兵。退。到。淮。西。百。姓。重。番。逃。散。京。城。依。舊。一。空  
了。衆。頭。領。聽。了。愕。然。道。宗。留。守。既。亡。我。等。何。所。歸。着  
况。兀。朮。南。下。這。個。空。城。怎。生。住。得。進。退。兩。難。如。何。是  
好。戴。宗。道。小。弟。在。山。東。路。上。遇。着。一。個。弟。兄。說。他。那  
裏。甚。好。不。如。暫。去。容。身。再。作。道。理。有。分。教。梁。山。泊。上  
起。微。波。忠。義。堂。中。瞻。後。勁。不。知。戴。宗。說。到。那。裏。去。且  
聽。下。分。解。



按正史蔡京流貶儋州年八十餘賜死家屬四十  
 三人皆誅。今借供衆好漢唾罵以快人心耳。可  
 謂後水滸傳成而亂臣賊子懼。

第二十八回

橫衝營良馬識故主 靖忠廟養卒奉英靈

却說李應兵馬屯扎中牟縣戴宗回來說宗留守身  
 故杜克棄了汴京回到淮西兀術領兵將到建康衆  
 人一時進退兩難戴宗道我會着穆春來打探東京  
 消息說阮小七孫立等在登雲山聚義兵精糧足十  
 分興旺要我同去我說衆弟兄俱在中牟縣要等回  
 覆宗留守消息過幾日到來那穆春先回去了我想  
 登雲山僻在海隅兀術的兵不在那邊經過何不且



第二十八回



後唐明宗  
少將呼延  
百騎號李  
精衝首奪

去權時安頓，然後到建康，竟歸朝廷，亦無不可。眾頭  
領依允，遂仍舊作三隊，陸續進發。望山東道上來，一  
路無話。將近東昌府，天已晚。威宗沿途偵探，飛也  
似走來說道：兀术大兵，將次已到。中軍後隊作速迴  
避。我去指前隊轉來，又飛也似去了。李應急令兵馬  
從小路進去，十里多路，臥虎崗下扎住。却說呼延灼  
領前隊兵，奏着兀术的副鋒已到。大路上無處隱避，  
被大隊人馬一衝，四分五路，各自奔走。幸得黑夜容  
易躲過，到天明查點，不見了呼延鈺。徐晟二百多名

兵到日中，後隊俱到。呼延灼道：昨夜不打仗，未必殺  
害他兩個。心機靈變，又有一身本事，決不妨事。李應  
叫扎住尋覓，呼延灼道：這四衝之地，怎生扎得？且上  
前去。他自會尋來。遂拔營前去。話說呼延鈺、徐晟見  
兀术兵來，跨馬先走。黑暗裏誰想漏入金兵隊中，不  
能脫身。那前鋒將阿黑麻是兀术標下第一員勇將，  
專要擄掠二十以下十五以上的小廝，訓練精熟，號  
為橫衝營。取他少年膽壯，扒賊打仗，不顧死活。橫衝  
直撞的意思，已有五百多人，自成一隊。見呼延鈺、徐

第一十八回  
兀术貴本



藥自馬事  
出五代史  
變增用此

辰狀貌奇偉，帶有兵器，同是那裏人，甚麼姓名。呼延  
鈺答道：我兄弟兩個，名喚張龍、張虎，是河北人。父親  
張得功，現在齊王殿下做正兵馬總管。阿黑麻道：可  
會武藝麼？呼延鈺道：都曉得。呼延鈺舞動雙鞭，徐晟  
將金鎗輪使一回。阿黑麻大喜道：我猜是將門之子，  
果然不差。取兩扇木牌，烙了字，你可帶着署為橫衝  
營。小飛騎五百名衝鋒的孩子，通服管轄，須要盡心  
出力，還有陞賞。不可逃走。若拏轉來，立刻砍了。呼延  
鈺道：我的父親在齊國做官，是一家人逃到那裏去。  
兩個領了木牌，到了本營。一般有人服役，磕頭參謁。  
兩人暗地商量，且暫時哄他，乘空便走。他兩個垂覺，  
隨口和順，各營兵將盡喜歡他。又不時到阿黑麻面  
前，勤勤懇懇，待以心腹，賞賜衣帽，飲食不消  
兩日，一般的腔調了。呼延鈺對徐晟道：既是做  
了小飛騎，一般的兵，逐名點驗，冊籍注明也好。  
查核徐晟，做此官行，此體設了公座，擺列  
殊，匣筆硯，一同坐下，逐名唱過。點到一名宋安平，神  
清骨秀，是個文弱書生。呼延鈺有些面善，問道：你是

卷六



那裏人可有父母幾時歸營的。宋安平垂着眼淚答道是。郳城縣管下宋家村人。父親名喚宋清。同母親在堂。呼延鈺道。可曉武藝麼。宋安平道。可憐幼讀詩書。曾科舉到京中。第三甲進士。不曾補官。因汴京破了。還到家鄉。被大兵拿住。僮僕失散。將近十日了。呼延鈺明曉得是宋公明姪兒。向徐晟丟個眼色。說道。你既是讀書人。陞做記室。同我一處安歇。點完散去。呼延鈺道。你可認得我兩個。宋安平道。像是會過一時。省不起。呼延鈺道。我便是雙鞭呼延灼之子。名喚呼延鈺。他是金鎗手徐寧之子。名喚徐晟。從父親李應。關勝。燕青等伯叔。在飲馬川。回南。遇着阿黑麻大兵一衝。亂軍聚了來。原是世弟兄。覷個空。我們逃去。不可泄漏。宋安平大喜道。小弟文弱無能。全仗兩兄挈帶。自此宋安平與呼延鈺徐晟做一處。每事商量。一日同到馬坊內。開覷見有上千馬匹。雲錦一般。有一匹白馬。龍睛鳳臆。身軀高大。昂然直立。又有一匹黑馬。四蹄却是雪白的。骨相與凡馬不同。看官。你道這兩匹馬。是何名色。那匹白的。便是段景住西番得。



長  
換

來○照○夜○玉○獅○子○被○曾○頭○市○奪○去○與○教○師○史○文○恭○乘○坐○  
後○來○盧○俊○義○殺○了○史○文○恭○那○箇○夜○玉○獅○子○宋○公○明○極○  
愛○他○自○己○騎○着○那○匹○黑○的○便○是○呼○延○灼○征○梁○山○泊○御○  
賜○的○踢○雪○烏○騾○馬○那○兩○匹○馬○真○是○千○里○龍○駒○當○年○招○  
安○到○京○童○貫○曉○得○這○兩○匹○駿○馬○使○人○盜○了○去○宋○公○明○  
怕○惹○事○不○敢○聲○張○不○知○怎○麼○又○虧○了○金○朝○原○來○好○馬○  
與○人○的○壽○數○一○般○精○力○強○健○有○幾○十○年○本○事○這○兩○匹○  
馬○正○在○壯○盛○之○時○良○馬○比○德○君○子○見○了○宋○安○平○呼○延○  
經○似○有○故○主○之○情○一○時○咆○嘶○不○已○似○有○喜○躍○之○狀○宋○  
安○平○呼○延○鈕○那○裏○曉○得○看○了○一○回○走○了○出○來○時○賢○有○

詩獎道

馬○逢○伯○樂○盡○嘶○風○ 故○主○情○深○鳴○亦○同○  
不○信○試○看○飛○赤○兔○ 尚○隨○關○聖○五○雲○中○

却○說○兀○木○兵○馬○已○到○山○東○地○面○那○濟○州○府○是○宣○撫○使○  
張○所○鎮○守○那○張○宣○撫○忠○勇○兼○備○兀○木○忌○他○威○名○不○敢○  
打○濟○州○過○要○抄○路○到○淮○西○傳○令○箭○喚○阿○黑○麻○到○大○營○  
議○事○去○了○徐○晟○道○趁○阿○黑○麻○不○在○便○好○走○脫○若○拔○起○  
營○來○便○難○為○計○了○呼○延○鈕○道○身○邊○沒○有○盤○纏○待○我○設○



小前序  
要常例

法些去坐了公位喚齊一營孩子說道方纔將軍教  
我帶了冊籍到四太子大營裏凡年幼沒有膂力的  
便放回去只是我要常例錢方肯開出那些孩子也  
不得要放身邊所有盡拏出來也有一兩的也有五  
錢的共有四五十兩銀子徐晟拴在腰邊到馬坊對  
管馬的說道將軍傳令箭來教我帶本營冊籍到大  
營裏查點這宋安平是掌冊籍的也要同去須選三  
匹馬騎去那管馬頭目見阿黑麻寵任這張龍張虎  
不敢阻當說道小飛爺你自去選呼延鈺徐晟便帶

出照夜玉獅子踢雪烏騮又揀一匹五花驄搭上鞍  
轡同跨上了加了兩鞭如風的去頃刻四五十里離  
營已遠呼延鈺道幸喜已脫虎口只從小路去此去  
是宋朝地面身上衣帽脫去了罷竟把帽子除下丟  
在路傍光油油露個總角兒徐晟道我們三隊兵馬  
前夜失散不知那裏去了沒處訪問竟到登雲山罷  
宋安平道小弟承兩兄不忘世誼得脫此難沒世不  
忘聊城縣是濟州管下的想離此不遠且到舍下消  
停兩日再去未遲呼延鈺道這也使得又行了四五



十里見道傍有座酒店挑出酒望子徐晟道走了這  
半日肚裏飢了且啣些東西再走跳下馬把馬拴在  
門前柳樹上進店揀副座頭坐下叫打三角酒有好  
暖飯拿來酒保捧出一盤胡羊肉一隻肥雞三十個  
肉包子把酒斟上又飢又渴啣了一回叫再打酒來  
酒保道有一瓶香糯酒只是渾些不知用得麼呼延  
銍道只要味醞渾些不妨酒保盪出一鑊熱酒來那  
酒不啣萬事全休呼延銍三人那裏曉得纔一到口  
便頭重脚輕昏暈了去酒保喚伙家先來牽馬進去

喝采道這三匹好馬就值二百多兩銀子了把三個

警再小經  
死面頁

身上搜尋只徐晟腰邊有四五兩銀子便要扛是  
作坊裏去裏邊走出一個人來年紀不上三十綽口  
鬚鬚鮮眼睛瘦骨臉的仔細一看說道不要動手像  
是好人家的花也未開足不可害他性命看官你道  
這漢子是誰更有一段話頭這個人便是幫武大捉  
奸報信與武都頭殺死潘金蓮西門慶的賣雪梨的  
鄭哥雖是小經紀倘有一片熱心最是路見不平慣  
要出頭因兵馬擾亂做不得生意到這裏投遞一個

非非想



人那個人姓江名忠原是梁山泊管糧料的小頭目  
爲人誠實宋江在日托爲心腹招安時節有了年紀  
歸農在家後來道君皇帝曉得宋江盧俊義屈死又  
夢游梁山泊因勅有司建廟在梁山泊春秋祭祀那  
江忠亦因兵亂安身不得就住在祠內不忘宋公明  
昔日之恩添香供水如香火秀才一般招集幾個開  
漢做些小勾當鄆哥也入了夥依朱貴故事在李家  
道口開座酒店打聽客商來往進店喫酒的有些油  
水把蒙汗藥弄翻了取他財帛當下鄆哥把解藥救

醒呼延鈺先起來道有這樣好酒就睡了去徐晟宋  
安平也醒了擦着眼道啐不多就醉倒了鄆哥在傍  
只是暗笑呼延鈺道兄弟會了鈔我們好趕路徐晟  
去腰邊摸銀子却沒有了呼延鈺看柳樹上繫的三  
匹馬也不見了徐晟大怒劈胸揪住酒保喝道你這  
厮好大膽怎偷我們銀子把馬牽過快拿出來不要  
惹老爺性發輕輕一推酒保跌去二三丈路鄆哥陪  
話道郎君息怒銀子與馬通在這裏自然送還郎君  
上姓要到那裏去宋安平接口道我們是本縣宋家



村上要回家去，鄆哥道：「宋家村有個鐵扇子宋四員外，可是盛族麼？」宋安平道：「便是家父。」鄆哥道：「既如此，請進後面去。」三個走到水亭上，推窓一看，只見烟波萬頃，山光瀟翠。徐晟道：「這好像夢兒。注我們幼時頑耍，過的鄆哥道：「有眼不識泰山。」伏家甚是得罪。搬上齊整酒餚，鄆哥斟了。呼延鈺道：「你是何人？」說明了好弊。鄆哥道：「小人一片好心，請坐了。」這便是梁山泊徽宗皇帝勅建靖忠廟，裝塑各位義士尊容在內。

向無人看守。近來有個江忠，原是宋將軍舊日小頭目，因兵亂鄉間不安穩，到廟內侍奉香火，朝夕禮

鄆哥口角  
北舊特較  
數些了

拜酬報舊恩，有幾個人。生理失業，也存身在那裏。小人便是鄆城縣裏賣雪梨的鄆哥。適間伏家不省得，其實酒裏有些，不那個小人見三位郎君相貌非凡，把解藥救醒銀子在這裏，一毫也不敢動。馬在後槽，畏料只不敢拜問郎君高姓。呼延鈺道：「你既是好人，說也不妨。」我是呼將軍之子。呼延鈺道：「這個兄弟是徐將軍之子。徐晟遂把東昌被擄，金營遇着宋安平偷營出來的話講了。」鄆哥道：「果是英雄將士。」呼延鈺道：



忠迎接上山去。瞻禮各位尊容，却不是好。三個聽了，就起身要去。鄆哥道：「且寬飲幾杯，有個道理待我射枝響箭去那邊，自搖船過來相接。」徐晟道：「我記得山前有條大路，騎了馬去，好不爽快。」誰耐煩坐在船裏？鄆哥留不住，牽出馬來，跨上揚鞭而去。鄆哥也便跟來，先報與江忠知道，下來迎接到堂上。江忠納頭便拜，呼延鈺三個回禮不迭。看那江忠時，六旬以上，精神強壯，稱謝道：「世態炎涼，轉眼負恩。那裏有你老人家恁般忠厚。」江忠道：「小人年老無能，蒙各位將軍向日擡舉，在此朝夕頂禮，唯願早證仙班。」三位郎君這般後偉，可見英雄有種。老眼昏花也覺霎時亮了，點起香燭，伐鼓。三個恭身展拜，拜畢看見殿宇嵯峨，金碧輝煌。聖冕天王，宋公明左邊，三十六位天罡，右邊七十一座地煞，狀貌儼然，威儀凜烈，怎見得：

紺殿凌雲，珠簾映日。金鑪內香靄氤氳，玉盞中  
甘泉澄澈。天地顯罡煞之精，人境合英靈之美。  
義膽包天，忠心貫日。不貪財，不好色。盡是麒麟。



有此一句  
以前贊詞  
都是游哉

之民同任俠同使酒皆壯浩然之氣有時撼嶽  
插山不過替天行道面雖異精神常在心則同  
生死不移八百里烟波流不盡英雄血淚百八  
人氣誼挽回仕叔世頽風江湖上名姓遠聞如  
雷灌耳伏魔殿星辰出世似水朝宗綠林煞出  
一片忠誠麟閣標來許多功業歿者重歸金闕  
生的再撥紅塵鬚眉張動猶然氣吐虹霓鐵馬  
驚嘶尚欲踏平山嶽正是不因妙手開生而那  
識當年聚眾英

點綴入情  
意空映出  
花公子文  
畫有神

那呼延鈺三人逐位瞻仰宋安平徐晟不覺潛然淚  
下呼延鈺道果然裝塑得好昔日英雄尚在我們到  
此一番也是難得取五兩銀子叫鄆哥置備福物明  
日祭奠盡一點孝思說完了又到山前山後各處游  
玩呼延鈺道兄弟你還記得那年夏天叫小嚶囉撐  
一隻小船同花叔叔的兒子去採荷花你翻下水裏  
去麼徐晟道我那時喫了幾口水又是幾年了江忠  
擺設夜飯喫了在耳房中安歇次日鄆哥買到猪羊  
祭物整理了三個祭奠已畢呼延鈺道我三人原是



世誼弟兄。今日就在神前結爲生死之交。何如。宋安平大喜。問起年紀。宋安平居長。呼延鈺第二。徐晟第三。焚起一爐好香。歆血爲盟。先向神前展拜。三個又同四拜。自此遂爲異姓骨肉。鄆哥將祭物剖開。叫江忠一同散福。開懷暢飲。江忠說當初不曾建廟。我未來之先。聞得阮頭領在此祭奠。張通判來巡山。惹出事來。正說未完。忽見店內伙家飛也趕來報道。禍事到了。山下有一夥人爲頭的。却是鄆城縣昔年做都頭的趙能兒子。綽號百足蟲。是個無賴。乘金兵擾亂。他糾集一班不成材的假扮金兵。沿村擄掠。奸淫婦女。無所不爲。他說父親叔子俱被梁山泊上殺了。要來報仇。把神像拆毀。佔住廟宇。改做山寨。已從大路上來了。呼延鈺道。宋哥哥你住在這裏。我同徐兄弟去砍了那厮的頭。就來扎縛起衣服。把腰刀拔出鞘。同徐晟大踏步迎到大路上去。江忠攔住道。郎君不可造次。且看勢頭。恐衆寡不敵。徐晟道。我弟兄兩個在飲馬川和金兵打過。大仗來。希罕這幾個毛賊。江忠鄆哥也拿把竹葉簷。跟來。却好在山前撞着那百



冠草冠  
台莫神

水滸後傳

卷八

足蟲不知那裏來的一疋黃馬騎着手內提把長柄  
斧子。喫得醉了。跟跟踉踉的顛來。後面有一百多人  
隨着。呼延鈺徐晟搶到馬前。自是蟲見了道。你兩個  
小官。要跟我做門子麼。呼延鈺也不回答。把刀攔腰  
一截。早倒撞馬下。徐晟鼻了首級。排頭兒砍去。又殺  
了四五個。那些入飛地逃命去了。剩下五六個婦女。  
一堆兒跌倒。呼延鈺道。不要慌。你們想是搶來的。各  
自回去。有一個婆子。倒在地上。如轆軸一般。再爬不  
起。耶哥見了道。王乾娘那自是蟲。要搶你做押寨夫

人院本  
作証游戲  
神通

人伸手拽了起來。見是耶哥。說道。小猢猻。你來傷我  
老娘。內中又有個女子。雲鬢蓬鬆。玉容憔悴。低低道。  
奴是御營指揮使呂元吉之女。京賊破時。父親陣亡。  
同母親南還。被金兵把母親殺死。僮僕搶散。幸遇這  
媽媽搭救。催住他家。不想又遭這強人。搶到這裏。呼  
延鈺道。原來是呂小姐。尊公與我爹爹同僚。天幸遇  
着。且同這媽媽到裏邊去。打發這些婦女還家。叫耶  
哥拖過屍首。同進祠裏來。兀來這媽媽是賣茶的。王  
婆與闍婆。借做媒。和張文遠合口。最是性直。兵亂開

水滸後傳

卷八 第十八回



不得茶坊。舉在鄉間見呂小姐。官門行徑收留在家。待他親人來尋。不料被這白是蟲搶來。他放心不下。一同隨來。鄰哥道。王乾娘。你一世做媒。今日有一頭好親事在這裏。我也與你做媒。那江頭日少個老伴撮合了罷。王婆道。我七十三歲了。要嫁老公。還要後生些。那裏要這老滯貨。江忠道。我一世不娶老婆。也不要你這老咬蟲。取笑了一回。呼延錕叫王婆隨呂小姐到西耳房拿夜飯去喫。可憐呂小姐繡鞋走綻。羅襪沾泥。傷痛父母。只是淚下。王婆勸用了此夜飯。

草草安寢。呼延錕二人又同江忠。鄰哥。呼酒。江忠道。不料兩郎君如此便捷。勇猛稱贊不已。直至夜分。分散。次早起來。徐晟道。東昌失散。又經多時了。恐爹爹擔憂。今日送大哥到宋家村。然後到登雲山。只是呂小姐怎處。呼延錕道。救人須救徹。這山野去處。怎生住得。况呂小姐容貌非凡。恐別生事端。且送到宋家村安頓。待他親戚領回。纔是。王婆道。老身情愿伏事呂小姐去。徐晟道。恁地便好。對江忠道。你年紀高大。相煩侍奉香火。可散了這夥人。也不要開酒店安分。



四匹馬替  
換細密

為上叫耶哥隨我們去取五百兩銀子與你養老自  
古道瓦礫不離井上破只留一二人相伴殺了江忠  
稱謝當下分些盤纏叫這夥人散去牽出馬匹呼延  
鈺道那匹五花驄看來馴良讓與呂小知王婆帶  
了耶哥籠着慢慢的走那宋安平騎了那匹驢道  
下那匹黃馬呼徐兩人亦上馬別了江忠一同取路  
到宋家村耶哥引路不消問得梁山泊到宋家村不  
過百里之程下午好到三個在馬上閒談宋安平道  
天下大亂不知到怎的我徒倖成了進士也不思量

做官只守着村庄養贍父母娛情書史達天知命罷  
兩位賢弟這般英才自然大用于世他日名成功就  
再圖歡聚呼延鈺道如今且隨大隊暫且安身若做  
得來幹些攻業時不可為也就罷了那裏去插標賣  
首今晚到了貴庄安宿一夜就要啓行恐怕他們尋  
覓宋安平道不敢多留兩三日兒也不妨一路叙話  
不覺到了宋安平一望只叫得苦雞犬無聲人跡斷  
桑麻砍盡火場餘正不知為甚緣故且聽下回分解  
是書亦有四公子傳如此篇篇篇呼徐兩郎分外



水滸後傳  
精采中間串出小宋。遙映花公子妙在同上梁山。  
重叙通家世誼。豈盜泉惡木皆有根源。則讀者勿  
因雕龍繡虎之文。誤作芝醴觀也。百足蟲必騎  
黃馬上山。作者正爲明日呂小如下山計耳。看宋  
安平換坐五花廳。便知四人走路有婦人焉。三馬  
必難換坐。不如借重百足蟲。先騎黃馬。也是作者

第二十九回

還道村法斬郭道士 紫髯伯術護羨髯公

話說呼延鈺徐晟送宋安平還家。就寄頓呂小姐。與  
糾糾並馬同行。宋安平心內想道。幸遇得這兩個弟  
兄。脫了患難。對父親說。却欲留他兩日。聊盡寸心。不  
料到村中。忽然在院變成白地。父母不知下落。不勝  
妻苦。遍處訪問。並無人煙。呼延鈺道。自然遇着兵火。  
家眷隱避在那裏。不必驚惶。天色已晚。到前村安  
去。再去尋訪。出了宋家村。走不上三里。見一座神



廟扁額上寫道元女行宮。宋安平認得還道村這九  
夫元女廟是伯父宋公明夢授天書處。後來衣錦還  
鄉。重塑金身。蓋造得十分莊麗。募幾員道士住持。置  
員田產。作香火衣糧。宋安平先下馬。走進宮裏。道士  
施禮迎接。呼延鈺徐展也下馬進去。叫王婆扶下馬。  
小姐尋一間房。安下。宋安平便問我村中爲甚燒  
燬宅眷。避在何處。道士道三日之前。郟城知縣同團  
練官。領二三百士兵。圍住貴村。燒掠一空。把四員外  
和安人俱捉了去。問說與團練有甚仇隙。監在牢裏。

了。宋安平聽知。大哭起來。呼延鈺道哥哥且慢悲傷。  
明早到縣間打聽的確。再作商量。道士安排素酒相  
待。各人有心。都睡不着。就在殿上琉璃燈下。叙  
談到五鼓。呼延鈺道。鄆哥你是本處人。路徑熟。煩你  
到縣間打探個實信。取十兩銀子與他。要做些使用。  
鄆哥急急去了。宋安平只是哭。呼延鈺徐展勸慰。譬  
些早飯。等到日色平西。鄆哥回來道。那團練叫做曾  
世雄。是曾頭市曾朝奉之孫。曾塗之子。當年老將軍  
攻破曾頭市。把他全家盡殺了。那曾世雄亂軍中逃。



出長成起來投了金兵謀做鄆城縣團練這新任知縣姓郭聞說東京道士出身極是狡猾商通了領土兵來燒搶拿着四員外安人曾世雄便要殺害知縣要詐三千銀子監在半裏小人到城門邊着實盤詰虧有人認得纔放進去到監口裏用些銀子方得見四員外將郎君近事備細說了四員外叫作速來救小人將銀子與節級使用並不弊虧呼延鈺道除非到登雲山領大隊人馬來打破城池方可救得我同徐兄弟便去呂小姐路途不便哥哥你同鄆哥在此若上登雲山有十來日往返不可心焦再要鄆哥進去回覆一聲教他耐心吩咐王婆好生陪侍呂小姐取五兩銀子與道士做盤纏宋安平哭道煩兄弟作速便來不可耽悞呼延鈺道不須多囑兩個飛身上馬望登州大路進發走不上二十里只見戴宗坐在郵亭上呼延鈺徐晟跳下馬相見戴宗道你兩個在那裏多時叫我尋得好苦又因朱仝去領家眷也不見劉揚林回來尋訪他行得慢坐這裏等他呼延鈺將東昌爲金兵所擄發在橫衝營做小飛騎救了



宋安平逃出李家道口被酒保藥翻鄆哥救醒上梁山泊祭奠百足蟲來報仇燒燬奪轉呂小姐送宋安平回家曾世雄燒劫拿宋清監禁郭知縣要三千銀子的話說了戴宗道當夜失散你父親說不妨得就拔營到濟州那裏是宣撫使張所鎮守兀术忌他威各不敢取城從淮南而去衆頭領去投張宣撫極蒙優禮屯在城下二十多天正叟奏聞加封官職誰道康上聽信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和議斥罷李綱張宣撫安置道州那濟州被牛都監獻與金朝使阿黑麻

戴宗口中  
數語叙過

守住衆頭領無計奈何只得原要登雲山離此不上一程二位何不且到大營與衆頭領商量來救宋清只是朱仝去領家眷十餘日不到未知何故正說間楊林到了一同到營中拜見各位說知前事呼延灼大喜衆頭領無不嘖嘖稱羨李應道宋清有難不可不救量此荒城何須大隊就撥前營兵關勝燕青樊瑞楊林戴宗領去我等竟在登雲山相會呼延灼道我的賤眷托開煥章帶到汝寧便同兩個孩兒到汝寧就回呼延鈺道孩兒與宋安平定盟許他就去



若到汝寧便是失信了。爹爹自到登雲山，我同兄弟去救宋清，就去接母親。如何呼延灼喜道：我兒與朋交誼，正該如此。遂同衆頭領到山寨，不題。却說關勝領兵到東溪村，只沿得二十里，便到鄆城縣。燕青道：且屯住在這裏。那鄆城兵微將寡，必然無備。到夜間一鼓可下。就扎住在晁蓋的庄基上，埋鍋造飯。三更時分，到城下。那時離亂之際，城外居民逃亾走散，並無一家。燕青叫嘍囉拆人家的破屋梁柱，紮成四五條梯子。兵丁便魚貫而上。楊林、樊瑞也爬上去。到城頭上，並無人防守。走下來，城門邊雖有幾個土兵，都在睡夢裏。楊林、樊瑞砍了兩個，斬開城門。關勝等一湧而入，竟到縣衙。楊林呼延鈺、徐晟去牢裏去救宋清。樊瑞、燕青便入內衙。那知縣掣是鄆京爲演六甲神兵，陷了東京，卽去投順金朝。隨兀朮大兵南下。牛都監把濟州府歸降。那些屬縣都設官理事。鄆京授鄆城知縣。到任不上半個月，便想詐害百姓。當下睡在床上，忽見火把通紅。一夥人打進，慌爬起身來，止穿衣服。被樊瑞趕到，將火一照，叫道：正是這賊道喝。



靈驗奇

把麻索綁了，待我慢慢地問他，押出縣衙，嚶囉把銀子細軟一併拿出，還未有家眷兩個小後生伴當都殺了，楊林呼延錕打開獄門，先將節級牢子殺盡，把罪人放出，單不見宋清夫婦到縣衙對關勝道：牢裏並沒有宋清燕青道，只問這縣官便知。關勝喝問宋清在那裏，郭京道：宋清與曾世雄有仇，監在牢裏。昨日濟州阿黑麻行文來說，橫衝營內冊籍上有一名宋安平，是鄆城縣人，父名宋清，前日同張龍張虎走了，着落鄆城縣要這宋安平。我審問宋清那宋安平，果是他兒子。差曾世雄解到濟州去了。燕青道：既然帶到濟州，且到還道村，與宋安平說知，再處遂押了郭京起馬到還道村，却說宋安平眼巴巴在那裏懸望，聽得馬嘶人語，慌忙趕出來，見呼延錕飛馬先到，心中大喜，叫道：兄弟，你來得這樣快！呼延錕下馬，說道：有幾位伯叔在此，關勝叫兵馬扎在村外，同燕青等進元女宮，宋安平上前，逐位施禮，致謝關勝道：鄆城縣攻破，知縣已拿在此，只是令尊令堂曾世雄昨日解到濟州去了，說你在金營同甚麼張龍張



虎逃走了那冊藉上註你是鄆城縣人父名宋清故此解到濟州究問那張龍張虎是那裏人徐晟笑道這兩個。人。遠。不。在。千。里。近。只。在。目。前。只。我。與。呼。大。哥。便是。宋。安。平。初。時。見。兵。馬。到。了。甚。是。歡。喜。見。說。又。解。往。濟。州。滿。眼。流。淚。半。個。字。也。說。不。出。燕。青。道。且。慢。煩。惱。沒。有。做。不。來。的。事。先。煩。戴。院。長。楊。林。鄆。哥。去。濟。州。探。聽。一。番。那。濟。州。是。個。府。城。不。比。得。草。縣。况。有。阿。黑。麻。大。兵。鎮。守。攻。打。不。得。只。好。尋。一。條。計。策。救。出。來。戴。宗。楊。林。鄆。哥。便。起。身。先。去。楊。林。到。路。上。道。我。還。問。朱。全。消。息。不。知。他。家。在。那。裏。鄆。哥。道。敢。就。是。前。日。縣。間。做。都。頭。的。麼。楊。林。道。正。是。他。鄆。哥。道。這。樣。是。順。路。在。村。口。經。過。叫。做。錦。香。村。進。去。不。上。半。里。路。戴。宗。道。且。慢。些。作。神。行。法。且。去。錦。香。村。問。聲。看。走。不。上。五。里。有。座。涼。亭。鄆。哥。道。這。裏。進。去。便。是。三。個。人。走。入。村。裏。見。個。牧。童。坐。牛。背。上。在。那。裏。放。草。鄆。哥。問。道。朱。都。頭。住。在。那。裏。牧。童。用。手。指。道。轉。過。灣。那。大。竹。林。裏。便。是。他。不。在。家。做。官。兩。三。年。纔。回。得。又。不。知。到。那。裏。去。了。三。個。走。到。竹。林。邊。見。兩。扇。籬。門。緊。緊。閉。着。把。門。敲。了。兩。



下有個養娘開門出來問是做甚麼的三個竟進草堂說道我們來尋朱爺是相好弟兄朱恭人聽得走到照壁後使養娘問道不知那一位楊林道是戴宗楊林朱恭人便出來相見戴宗道眾弟兄要上登雲山朱大哥回來接嫂嫂好幾天不見到故此來問朱恭人道有勞二位叔叔遠來我家相公到得家裏有雷叔叔的母親一向同住在我家他有一個姪兒住在濟州偏要接了去聞得不甚好看待他相公念昔日情分特到濟州去看他了幾時不見回來甚是耽心這裏只有個養娘小廝又不好去訪叔叔遠來請坐便飯戴宗道我們正要到濟州就到那裏去尋只不知那姪兒姓甚麼住在那裏朱恭人道我只曉得叫做錢歪嘴不知他的名字說住在府前永豐巷內小廝搬出酒飯朱恭人道二位若見了我家相公叫他作速回來戴宗道這個自然朱恭人進去三個喫了謝聲竟去不題原來朱全到濟州又有個緣故那朱全是最有義氣與雷橫同做都頭因雷橫心地逼狹家道貧寒長是情亮他雷橫打死白秀英時朱全解



到濟州。放了他。叫同母親。連夜上梁山泊。自去頂罪。此是第一節好處。如今世上人。隨你至親骨肉。若爲了些事。都冷眼相看。不來下石。就弄做好的。後來從征方臘。陣亡了。几軍中給賞的金帛。都與雷橫母親。自收。無人膳養。接在家裏。與娘子同居。如婆媳一般。甚是和順。後陞授保定府都統制。程途遙遠。不帶家眷。自去到任。那雷橫母親。有個姪兒。錢歪嘴。是沒良心的。曉得姑娘手裏有些東西。要騙他家去。初時那婆婆也不肯當。不過錢歪嘴花言巧語。百般孝順。朱

四子源雅

恭人見他自已姪兒。又不好十分。因留得婆婆到了他家裏。原來那錢歪嘴。天都不怕的。只怕渾家巫氏一見了骨頭多酥麻。動彈不得。那巫氏是個潑悍浪婦。挾制老公。又好做一班牛馬的事。錢歪嘴管他不得。夫婦商量定了。接那雷婆婆到家。初時還好。手內東西。哄完了。就換轉面皮。捉雞罵狗。要雷婆婆做用。不是燒飯。就叫抱孩子。凌辱得他施展不得。沒奈何。只得忍氣吞聲。有相識來。又與他碍眼。終日咕噪。不在話下。朱全回家。問起雷婆婆。恭人把姪兒接去。聞



此道令人  
笑不講矣

得凌辱難過。朱仝心中不忍，說道：「我在保定府被金兵追殺，幸得呼延灼救解。山東河南都屬了金朝，這裏容身不得。衆弟兄一齊上登雲山，你收拾了我到濟州，接了雷婆婆來一同去。我與雷橫相交半世，他的母親就是我母親一般。錢歪嘴不是好人在他家，沒有結果，我去便來。遂到濟州，錢歪嘴迎着歡天喜地道：「恭喜統制回來了，還不曾奉賀。反蒙光顧，朱仝歡喜出來相見，因錢歪嘴在旁不好說甚麼。朱仝道：「這裏恐不穩便，不然原到我家，錢歪嘴道：「我的姑娘怎好累着統制，喚渾家整理酒餚相待。我去再買件菓品，就來出了門，想道：「兀术四太子有告示，凡有南朝官員隱藏不出，有人首告，官給賞銀一千貫。眼見得這個朱仝是保定府都統制，去首了他，領這一千貫賞錢，儘勾發跡哩。忙到阿黑麻處呈報，有保定府都統制原是梁山泊受招安的，現在小的家裏，恐怕連累特來呈首。阿黑麻差一隊兵帶錢歪嘴做眼去拿。那說朱仝正與雷婆婆叙話，一隊兵擁進來，將鉄



索鎖了朱仝就走。朱仝不知來歷，掙扎不得，帶進濟州府堂。阿黑麻喝問：「你是保定府的官，怎隱藏在家？」朱仝道：「卑職委是保定府都統制，剛是昨日到家。阿黑麻道：「既是昨日到家，且放在馬坊裏取了諾勃來。自有定奪。」衆兵擁到馬坊，見一個人在那裏調藥，却是紫髯伯皇甫端。見了朱仝，劈驚道：「兄長爲何到此？」朱仝道：「不知爲甚。我昨日回家，因雷橫的母親在他姪兒錢丕嘴家裏，故來探望。被錢丕嘴出首，阿黑麻發禁在這裏，不知作何發放。」皇甫端道：「不妨。」兀术四太子出曉諭，凡有宋朝官員，要繳諾勃，量才擢用。若藏匿不出，按以軍法。有人首告者，官給賞一千貫。是這個緣故。小弟因汴京破了，被金兵拿住，曉得我會醫馬，留住不放在兀术大營裏。因這裏有幾匹馬，灑了鼻，請來到這裏的。還有一段事故：宋公明那匹照夜玉獅子，與呼延灼御賜的踢雪烏騮，前日征遼時，不是都被人偷了去。獻與童貫，不知怎地歸了金朝。有宋清的兒子宋安平，擄到營裏，與甚麼張龍、張虎，并一疋五花驄，都騎了逃走去。如今捉宋清夫婦要



宋安平張龍張虎和這三疋馬也拴在裏面且進去  
會他一會朱全同皇甫端走進就在馬坊邊一間小  
屋是皇甫端安歇的所在只見宋清夫婦攢了眉頭  
坐着朱全相見了各訴愁苦宋清道虧得遇着皇先  
生得這所在安身外面塵糟得緊朱全見無人在傍  
細說前日上飲馬川會着眾人要到登雲山因念雷  
婆婆來接一片好心遭在網內皇甫端道他們只要  
銀子我這裏有條好門路這阿黑麻太太却是幹離  
不之女極有權勢阿黑麻甚是懼內無言不聽那管  
馬的頭日是跟着太太賠嫁來的太太面前說得話  
拚用些銀子二位都沒事了朱全道我在任上金兵  
殺來只走一個光身子家裏並無積蓄除非和衆弟  
兄借奏那有人通信皇甫端道待我與頭目說有人  
來尋不要攔阻自然可通日逐飲膳我自供給且請  
寬心朱全宋清耐着心兒住下不題且說戴宗三人  
到濟州先到錢歪嘴家裏訪問朱全叫了一聲布簾  
後走出個婆婆來問道尋那個的楊林道朱統制在  
這裏錢家要會句話婆婆道被金營捉去了戴宗問



爲甚麼事。婆婆回頭望着裏面。兩淚交流。說不出話。兒只見布簾內一個婦人。露着半身。滿面搽了臙粉。嘆道。我家沒甚朱統制。這老厭物有許多。幾搭回他去。便了。戴宗見不是頭。和楊林。鄆哥轉身走出。說道。那婆婆。淚下。這婦人聲口不好。不知又爲甚的。三個各處走。一遭沒有音。執正打點到酒館內。斟酒。只見皇甫端在前走。一個小廝背了藥籠。戴宗叫道。皇先生。皇甫端見了戴宗。楊林道。兩位來得正好。拉了戴宗的手。走進馬坊。教你和兩個人相見。走入小屋裏。

朱仝宋清都在相見了。戴宗道。衆兄弟放心。不下叫。我來打聽。朱仝見鄆哥。問道。你爲何也在此。鄆哥道。宋家郎君要我來。輕輕對宋清道。前晚攻破鄆城縣。却不見四員外。聞道解上濟州。却在這裏。朱仝便把。記念雷橫母親。接他回去。被錢歪嘴出首。因在這裏。的話說了。楊林道。那年老的婆婆。便是雷橫母親了。怪道流淚不止。那喬樣的婦人。是個雌聲浪氣的。朱仝道。這便是錢歪嘴的妻子。因這潑婦。凌辱雷婆婆。我故不忍。走去探望。誰知惹出這禍來。皇甫端道。我



與官馬的頭目講過去太太處通了關節朱大哥須用二千兩銀子宋員外要一千五百兩銀子償了馬價便可釋放只覺沒人通信今院長楊哥來到便可奏措起來楊林道若要銀子就不打緊皇甫端道阿黑麻兀术差去打戰船明日就起身了作速爲妙戴宗道往返也須五日皇甫端道待我再講限定日子去了好一會回來說道已講定了限八日爲期銀子官太太自救人發牛都監釋放還要謝頭目一百兩并些零星使用先着曾世雄押四安人回去也是

先出脫家  
眷以便後

明日起身安人在這裏不便這是我見識朱全宋清稱謝道患難中多虧弟兄們救解戴宗道既如此我同鄆哥先去揚哥你在此再看下落朱全道恁地便好院長須先到我家回覆拙荆一聲戴宗道曉得我們來時先見過尊嫂的由鄆哥出了城作起神行法不消半日到朱全家回覆了朱恭人隨到還道村關勝燕青問是如何戴宗將朱全爲探雷橫母親被他姪兒錢玉喙首報禁在馬坊遇着皇甫端因見宋清同在那裏通了太太的關節要三千五百兩銀子



限八日釋放。留楊林在那裏再看下落。明日阿黑麻啟行。看造戰船。曾世雄先押宋安人來取銀子。細細說了。關勝道。郭京衙內取來的。不上二千兩。還少一半。須院長到登雲山拿來纔可足數。不知八日可往還麼。燕青笑道。若阿黑麻不在濟州。曾世雄先押宋安人來銀子。一毫也不須用得。我自有一條妙計。宋全宋清即日可到。又能報仇。正是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裏捉金烏。不知燕青說甚麼話。且聽下回分解。

### 總評

美哉公終始爲友。錢盡幣不顧親誼。勘破世情。又順便帶出皇甫端筆墨神化。



第三十回

陰陽設計鐵扇離殃

南北兩寨金鷲聚義



却說戴宗來說朱全宋清其要三千五百兩銀子都  
可釋放曾世雄先押宋安人來取銀子阿黑麻已差  
打戰船去了燕青道果然如此不必銀子曾世雄到  
來只須如此如此朱全宋清自得回來叫關勝把村  
外兵馬四圍埋伏開了下午時分果然曾世雄領五  
十名兵盡是金營衣甲押了宋安人竟進元女宮來  
關勝等眾人都避過了只留宋安人在內曾世雄見



了問道你是宋安平麼阿元帥要在你身上尋張龍張虎并三匹千里馬宋安平道張龍張虎三匹馬都在少刻就到待我見了母親就兌銀子曾世雄叫押進宋安人來宋安平見了母子抱頭大哭曾世雄催促銀子宋安平收淚喚拿出銀子來樊瑞燕青呼延鈺徐晟四個將銀捧出放在桌子上曾世雄看了道還不勾宋安平道這是二千兩還少一千五百兩指呼延鈺徐晟道這兩個便是張龍張虎要他補足呼延鈺道銀子停一會就有央個人來擔待一擔待

喚請郭知縣出來兩個人同郭京走出曾世雄道怎生相公先在此間郭京回答不得郭外一聲砲響關勝領兵圍住呼延鈺徐晟把曾世雄拿住叫兵丁將麻索綁了樊瑞燕青把郭京也捆了燕青道那隨曾世雄來的兵丁不干他們事盡驅到東廊下把門鎖住關勝喚刀斧手押過曾世雄來喝道你這惡種怎生又在此害人曾世雄道只求饒命放我去送宋全宋清到來關勝道他自會來不勞你送樊瑞道郭京你在虎峪寨將妖法騙趙良嗣如賢嫉能要與我賭



賽法力不濟自己輸了。又求童貫差兵。到二仙山捉  
 公孫勝。他自修真養性。有甚麼相干。我是混世魔王。  
 樊瑞不是公孫勝。你今日牢認着。這還是私怨。你沒  
 有大力。力怎去哄欽宗皇帝。演六甲神兵。陷了汴京。  
 害二帝蒙塵。萬民塗炭。這是公仇。又去投順金朝。公  
 然做了鄆城知縣。捉宋清監禁。要三千銀子。到任未  
 久。便詐害百姓。桌上的銀子。就是你的贓物。今日我  
 親自伏事。你帶出廟門。徐晟呼延鈺也。拖曾世雄出  
 來。一同梟了首級。燕黑二兒已除。戴院長先去。通  
 知宋清。朱全打點走路。關大哥可領五百兵在濟州  
 城外埋伏。恐有追兵。便行拒敵。戴宗先去。關勝也領  
 兵去了。燕青到東廊對那些金兵說道。你們脫下衣  
 帽。借我一用。明日放回。叫給酒食。與他喫。衆兵只得  
 脫下衣服。送五十名。囑囉穿滅了。樊瑞扮做曾世雄。叫  
 鄆哥同餘兵看守東廊。不可放走一個。就同呼延鈺  
 徐晟取路到濟州。直到掌燈時候。城門將閉之時。對  
 管門的道。曾團練奉元帥之令。到還道村取銀子。回  
 來。管城門的見是本營的官。坦然放進。竟到馬坊。朱

水滸傳 卷六 第三十回 元人遺本



全宋清已得戴宗報知，專心等候。皇甫端還不知就裏，見燕青衆人走到，正要開言。樊瑞一把扯了便走。朱全宋清一閃而出，管馬的頭目來攔阻時，徐晟一拳揮去打落兩個門牙，滿口鮮血倒在一邊。衆人出了大街，朱全道：「你們先走，我去領了雷婆來那錢，歪殺他如何消得這口氣。」遂進永豐巷楊林跟來，門首錢歪嘴正和巫氏在裏面嚼夜酒錢，歪嘴全已弔在馬坊裏了。今日去請賞錢，湊着阿元打戰船十來日方回。這幾日正等錢用哩。巫氏請了賞錢來，我要做兩套衣服，到大悲寺裏還經的心願。那雷婆子那裏有閒飯養他，攆他出他街坊討乞罷。朱全聽了大怒，脚把門踢開，送賞錢與你哩。錢歪嘴見是朱全，驛了一驚，要一刀砍着連頭也歪在肩上了。巫氏急走到布簾邊，楊林扳轉來，揪住荻髻，把頭砍下。雷婆婆還在鍋邊盪酒，朱全拖了便走到城門邊。衆人已砍翻看門的，把城門開了一擁而出。離城不上五里，後面喊聲大震，牛都監領兵追來。樊瑞道：「你們先走，我與呼」



延鈺徐晟斷住三個立馬等候牛都監大喝道這夥  
草賊敢偷出禁城快下馬受縛樊瑞道你敢把頭顱  
來送做程儀麼牛都監將刀砍來樊瑞把劍相迎呼  
延鈺徐晟又來助戰牛都監拈架不住撥馬便轉不  
防關勝伏兵齊起將青龍偃月刀一劈牛都監分作  
兩段衆兵逃命散了關勝樊瑞合兵一處連夜趕路  
天明到了錦香村朱全邀衆人進去燕青道朱大哥  
快些收拾我等到還道村就來朱全回雷婆婆進去  
衆人到還道村宋安平見了父親不勝歡喜父子齊  
來拜謝衆人關勝叫戴宗先到登雲山報信要發枝  
兵接應恐路上阻截戴宗應諾去了燕青將東廊鐵  
的兵放回皇甫端道我尚不知各位的計策還只道  
真個拿銀子來我也要脫身誰耐煩與這千人混帳  
見了呼延鈺徐晟的馬看了一看道這二匹馬更是  
宋公明照夜玉獅子與呼延灼的御賜踢雪烏騮馬  
不要說衆弟兄原歸一處這兩匹馬也歸舊主了當  
下一同啓行兩乘車子載了呂小姐宋安人王婆宋  
安平又取三十兩銀子謝了道士到錦香村朱全早



我既後下  
皆起銀  
痛不漏

尋車子載了恭人和雷婆婆在那裏等候鄆哥道小  
人到鄆城濟州兩次安身不得願隨呼小將軍去燕  
青道這個人倒也乖巧用得便帶了去呼延鈺道前  
日酒店裏麻翻我們身邊這一包銀子不消還了鄆  
哥可拿去零碎使用只是許了江忠五百兩無人送  
去失信於他燕青道不難現有郭京的贓銀在此叫  
兩名精細小頭目拿五百兩送他便了鄆哥又分付  
小頭目對江忠的說話去了一行人望着登州大道  
上來夜住曉行到登州不遠戴宗走來說道呼延灼

阮小七領兵來接了都不勝歡喜呼延灼對兒子道  
原來開先生因王善作亂不到汝寧你母親妹子俱  
在登雲山久了呼延鈺大喜不多時到了寨邊樂廷  
玉孫立接進聚義廳上一同拜見宋安人朱恭人呂  
小姐顧大嫂引進和李應娘子各家宅眷相見不在  
話下眾人各訴弊濶之情上進聞樂章是客和公孫  
勝上坐東邊是飲馬川頭領西邊是登雲山頭領各  
依序次坐定殺牛宰馬大排筵宴慶賀除了王進聞  
煥章扈成樂廷玉四個新入夥的其餘關勝呼延灼



官收錄  
七年如後

公孫勝、李應、柴進、朱仝、戴宗、阮小七、燕青、朱武、黃信、  
 孫立、樊瑞、裴宣、安道全、蕭讓、金大堅、皇甫端、孫新、顧  
 大嫂、蔣敬、穆春、楊林、鄒潤、蔡慶、凌振、宋清、杜興、這二  
 十八個原是梁山泊天罡地煞。宋安平、呼延鈺、徐晟、  
 爲子姪之輩。共三十五籌。豪傑南北兩寨的大集會。  
 連開宴三日。李應道：宋公明受招之後，征方臘回  
 來，衆弟兄陞任的陞任，歸農的歸農，各自分散了。誰  
 料生出許多事端，又聚會在一處。也是天數使然。關  
 勝道：我忠直抗諫，觸了劉豫，已作法場之鬼。若無小

乙哥施這妙計，焉能今日復同歡笑？呼延灼道：小弟  
 被汪豹賣放隘口，獨力難支。還幸有這兩個小兒幫  
 助。宋清道：金營裏若無兩位賢郎，我小兒文弱竟填  
 溝壑了。朱仝道：小弟虧得呼大哥相救，不死。金兵之  
 手爲雷橫母親，又遭橫禍。大費衆位許久心機，方得  
 保全。柴進道：小可兩番受了姓高的虧，那吉子、唐牛  
 兒倒有一片熱心。不然衆位雖到，只好收殮我的屍  
 骸了。公孫勝道：貧道已離塵凡，不起別想。偏要認錯  
 了。隨着各位走，可見清福難受的。樂廷玉道：在下當



初祝家庄做教師與梁山泊做對頭誰道眾位恁地  
 義氣如今吳越一家了安道全道好笑我與杜興奇  
 信兩番惹出事來實是有累了聞叅謀楊林道小乙  
 哥朝見道君皇帝贖回盧二安人三番用那木夾智  
 破濟州城真是心靈計巧又有膽氣便吳學究也讓  
 一。等。阮。小。七。道。若。無。我。小。七。殺。張。幹。辦。怎。生。會。聚。眾。  
 弟。兄。每。位。要。喫。三。大。碗。眾。皆。大。笑。各。訴。心。事。畢。歡。呼  
 大暢先是樂廷玉差小頭目到登州買珍奇之物來  
 請眾客回來說道阿黑麻看打戰船要泛洋轉到淮

石卷完  
 李部書

先伏高宗

孫脉靈動

楊直進錢塘江水陸夾攻臨安聞知濟州殺了牛都  
 監聊城殺了曾世雄郭京連夜回去領二萬大兵掃  
 平這登雲山不日就到了阮小七道怕他烏待他來  
 殺他罄盡奪轉東京大家輪坐裴宣道使不得金朝  
 勢大兩河山東盡屬管轄兵多將廣那裏支持得定  
 係立道我等寧可斬頭灑血死在一處再不散去遭  
 他毒手朱武道康王新立儘有中興之望原用汪伯  
 彥黃潛善一班奸佞之臣宗留守氣憤而亡李綱張  
 所貶責不用眼見得容不得正人君子朝廷無路可



歸了這登雲山無險阻可恃又逼近登州金兵不時  
往來做老營不得須算個長便之策方好安道全道  
我倒想有一個好去處上不怕天下不怕地地勢峻  
險又有天生的城垣極大的濠溝隨你百萬人馬也  
安插得去衆人急問是那個所在這般妙處安道全  
道便是我本聖旨差往高麗醫好國王回來遇着颶  
風翻了海船幸得李俊救起留在金籠島住了二十  
多天這島力圍五百多里石城堅固五穀豐熟人民  
富庶李俊只有樂和童威童猛三人扶助便成了這

個基業稱爲征東元帥又有花榮的兒子花逢春選  
羅國招爲駙馬親戚往來錢糧兵馬支調得勤我等  
若去豈不成一個大業強如在中國東奔西走受盡  
腌臢的氣屈成也接口道我前飄洋到日本高麗占  
城琉球那一國不走過只有這暹羅國果然富麗風  
土食物與中華無異那金籠島是暹羅附庸共有二  
十四島這金籠最盛其實好不過衆人聽了如夢方  
醒盡皆喜躍楊林道好是好只是隔著大洋必須  
大船方可過去一時恐打聽不及燕青道不見方纔



小頭目說阿黑麻監打戰船定先有幾十號在彼我們去借了他的極是快便但不知城中虛實何如孫立道登州虛實我與樂寨主同做過統制的只有老弱千餘那新調來的毛乾懦弱無能見我們的影兒也是怕的不足為慮燕青道再煩戴院長到登州探聽的確方可行事戴宗去了兩日方回說道果然兀木差阿黑麻到登州用劉夢龍的兄弟劉夢蛟打五百號大海鯁船已造一百號在海岸邊一應帆樯舵旋俱備篙工舵師俱點齊在船上昨日阿黑麻問濟

州有變回去請兵了城中毫無準備李應欒廷玉遂傳號令軍士有不願去者齋助盤纏打發下山願去者聽點有三千多人俱願跟隨撥關勝楊林朱仝裴宣呼延灼孫新王進蔡慶圍守四門凌振在城外放砲戴宗燕青呼延鈺徐晟往來策應阮小七蔣敬穆春樊瑞去搶船李應欒廷玉斷後其餘奔家眷輜重糧餉俱在中軍三更結束四更造飯五鼓啓行不消半日到了登州太守與毛乾急閉城門點兵止梁把守關勝等把四門圍住凌振施放號砲轟天震地太



守與毛乾慌做一團那裏敢開門迎敵阮小七等搶到海岸邊大呼道船上人不許一個動腳如跌倒者免死那舵工水手一齊跪着阮小七等跳上船把家眷輜重小船派將士馬匹糧草在各船上招轉圍城兵馬安頓好了李應欒廷玉截住岸口喝水手扯滿風帆下了舵然後下船又放了三個大砲大吹大擂發了三聲喊竟開了洋那太守嚇得目瞪口呆去了半日方敢開門劉夢蛟失去一百號海鯨船叫苦不迭只得靜聽處分却說一百號海鯨船裝載三千多

兵五百匹馬許多糧餉輜重各家宅眷三十五員好漢還是寬綽的出了大洋四望茫茫水天一色正遇日暖風和波光如練各船上好漢飲酒取樂扈成認得海道叫向東南而去水手定了指南針晝夜兼行五六日光景忽然轉了風黑夜之中星月無光大洋裏下不得碇只好隨風使去到得天明掌針的水手叫道不好了這裏是日本國薩摩州那岸上的倭了專要劫掠客商快些收舵誰知落在套裏一時掉不出那薩摩州倭了見有大船落套忙放三五百小船

日本國是  
日本國是



盡執長刀、鏡鈎來劫貨物、扈成叫各船上頭領都拿  
器械、立在船頭、提防廝殺、那倭丁的小船、團團裹攏  
來、東張西望、思量上船、衆頭領盡把長鎗抵開、當不  
得船多、七手八腳、不顧性命的鑽來、近船的砍翻、幾  
個、只是不肯退、燕青叫凌振放砲、凌振架起大砲、點  
上藥線、震天的響了一聲、那砲藥多力猛、若沿一里  
半里、無不立爲糞粉、只因近了、反打不着、都望遠處  
衝去、倭丁全然不怕、衆頭領無可奈何、只好敵住、相  
持了半日、燕青道、大砲打不着、做起噴筒來、將竹篙

截斷、裝上火藥鐵砂、只有二尺多長、圓木塞了筒口、  
不一時、造了一二百個、叫衆兵一齊點火、直噴過去、  
濺着皮肉、皆爛倒、打傷了好些、方纔害怕、都退到套  
口、一字兒守住、倭丁倒也狡猾、將生牛皮蒙着噴筒、  
就打不進、只是不放出套、李應道、陸地可以施展、這  
水面上不可用力、這些倭丁又不顧性命、怎麼處、喚  
水手問他、可有通事、叫一個來、水手叫着、倭丁放一  
個小船攏來、一人搖手道、不可放火藥、說道、小的是  
通事、這薩摩州上都是窮倭、不過要討些賞賜、李應



道我們是征東大元帥。要。到。金。鼈。的。要。求。賞。賜。不。過。一。二。船。到。來。怎。用。這。許。多。通。事。道。倭。丁。貪。婪。無。厭。只。要。東。西。不。要。性。命。不。怕。殺。只。怕。打。若。見。客。商。貨。物。竟。搶。了。去。爺。們。有。准。備。便。是。討。賞。李。應。道。還。是。要。銀。子。要。布。帛。不。知。有。多。少。人。要。多。少。賞。賜。通。事。道。銀。子。這。裏。賤。專。要。紬。段。布。帛。約。有。一。千。多。人。隨。命。賞。此。罷。了。那。裏。敢。計。多。寡。李。應。道。你。是。那。裏。人。與。他。做。通。事。答。道。小。的。漳。州。人。汎。洋。到。這。裏。翻。了。船。回。去。不。得。沒。奈。何。混。帳。李。應。叫。取。五。百。疋。紬。段。五。百。疋。棉。布。分。給。倭。

丁。又。是。四。疋。紬。段。四。疋。棉。布。賞。了。通。事。小。船。撥。過。去。通。事。叩。謝。道。此。去。轉。西。北。兩。日。路。程。便。是。金。鼈。島。了。通。事。搬。到。紬。布。散。與。倭。丁。稍。有。不。均。便。斬。殺。起。來。放。開。套。口。大。船。得。出。向。西。北。而。去。公。孫。勝。道。世。人。貪。名。圖。利。至。死。不。休。那。倭。丁。不。過。爲。一。疋。布。帛。就。把。性。命。相。博。所。以。貧。道。把。世。情。看。得。淡。了。不。要。說。倭。丁。就。是。弟。兄。們。爲。爭。一。口。閒。氣。直。到。這。個。所。在。着。甚。來。由。聞。煥。章。道。總。是。勞。苦。世。界。再。沒。得。你。安。逸。便。是。天。也。無。一。刻。之。停。人。只。要。臨。機。着。數。不。落。圈。套。便。了。燕。青。道。



那蔡京高俅這班奸臣用盡機謀把宋朝的天下弄壞了。只道是萬年富貴，誰知落在我們手裏。中牟縣這般施行悔之晚矣。阮小七道：你們還斯文做法，若遇了我，把他碎屍萬段。那有這閒功夫。安道全道：若是一刀倒便宜了他，是這樣做作，方纔有趣。這個算計，必是小乙哥定下的。燕青微笑了一笑，因衆頭領派在各船上，日長無事，閒談消遣，行了兩日。水手指着一座山道：那隱隱青翠，便是暹羅國界了。無兩三個時辰，已到山下。水手仔細一看，道：這是清水澳，可

以泊船，轉向南去，便是鬪風。到金鼇島，還有三百里。明早若轉了風，方好去得。這裏不比大洋，多有山脚沙礁，要看水路，昏黑了，不便行。排榜泊了，衆頭領在各船上，十餘日，波濤洶湧，顛播不定，未免眼花頭暈。說只有三百里，盡皆歡喜，聚到一個船上一同喫酒。那清水澳，便是李俊初來停泊的所在。奪了金鼇島，就命瘦臉熊領三百兵，駐守。李應道：這般蒼茫大海，沒有得鮮魚得喫。這澳上像有人家，去買些來做醒酒湯，便好喫。水手道：有沙洲碍住，大船攏



不得岸，還差二里路。若有小船，可以渡去。阮小七道：待我脫了衣服，泅水過去，尋幾尾鯉魚來。李應道：不可。又不知那澳上民情土俗，萬一惹出事來，豈可因這口腹去擾百姓。明日到了金鰲島，自然有得喫。你不知朱公明在潯陽樓飲酒，要鮮魚做湯，黑旋風強出頭去取，被張順泅得臭死麼。眾人皆笑起來，却說狄成見有百來個大游鯨船，泊在洲上，都插旌旗。正不知那裏來的，沒做理會處，有分教：風雲齊奮會英雄，鐵馬交征成霸業。不知狄成怎地相拒，且聽下回。



